



### 著作者说

鄂西北边陲的神农架,相传是四千年前神农氏遍尝百草之地,自古秦、楚、中原文化在此交融,与世隔绝,自存宇宙。2000年,作家陈应松回归故乡,开始“神农架系列小说”的创作。他在最新长篇小说《森林沉默》中,用诗和童话般的笔调讲述故事,这是对自然尤物和神祇的尊重,而他的文字粗粝、凶狠、直率、奇诡、干硬、充满力量,暴力、杀戮、死亡充斥其间,在向死而生的旅途中发现人性之光,寻找重生之路。



《森林沉默》  
陈应松 著  
译林出版社

## 我们终归要回到森林中去

□陈应松

小说《森林沉默》依然是我热爱的高山与森林,是我热爱的题材,热爱的文字和环境。但专门写森林,却是第一次。这几年,我选择了回到森林和山区。虽然那儿并非我的故乡,但事实已经成为我精神与肉体回归的双重故乡。神农架的一草一木都是我喜欢的模样,喜欢她恒久不变的陌生感,纵深感。在那里,广大的鄂西北崇山峻岭,云雾缭绕,野兽奔窜,苍鹰飞翔。人们居住并耕耘在云彩之上,那里的流泉和森林,野花和峡谷,是照耀我内心良善与静泊的光源。我住在此,虽然对森林的知识比较丰富,但高山和森林总是以永远疏离的姿态存在着并拒绝着,森林的郁闭度是她永远神秘并让人敬畏的原因,但她的亲切无声的召唤又是巨大的,无法抗拒的。特别在年岁见长,经受过人情冷暖之后,唯一的亲人是森林,森林是可以疗伤的,是养人的,是宽厚的,是值得托付和信赖的。

托尔斯泰说,人一旦到六十岁,就应该进入到森林中去。首先,去森林不是为了写作,而是为了生活,安放自己的肉身。过去我去那儿有写作的私心,现在完全没有了。山可平心,水可涤妄,古人把山水的作用说透了。

我住的地方就在森林边,我的书桌十多米远就是原始森林和奔流的山溪。早上窗前白云缥缈,夜间溪水狮吼一片。但睡梦中自有如此轰响,也等于是睡在英雄之侧,让所有念头和生活感觉都不再卑下、卑微、卑怯。如果动笔,一定有着来自荒野的浑沌、激励和壮丽的启示。

我写了森林和森林里居住的那些人,等于是把我自己跻身进去,作为进入森林的投名状,我的这个小说,是要以其诚心打动他们。高山森林的命运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,也不是目前流行小说和文学作品所暗示或要求的那样,生活的质地是坚硬的石头和粗糙的树皮,它就是石头和树皮,而不是绸缎或什么化纤物。

森林是永远沉默的,无声的,无法表达它自己。我们的热爱完全是因为人类远古故乡的某种基因。

这个森林小说的完成,是在我对森林的许多直觉催促下出现的,许多混杂的、雄壮的、高贵的、神性的、有趣的、优美的、深邃的、智性的东西在我的记忆中汨汨涌动,想变成文字。因为只有文字才能够记载这片森林的神秘骚动,让它们变成语言和声响。

生活有一种古老的面貌是要在记忆中泛起的,这就是精神的遗传返祖现象。拥抱星空,啸叫山林,是人类童年的生趣,尽管深山老林中的生活艰难,犹如被人类的进化抛弃的遗址,可上苍努力修复着它,并保管着它,还有一些古代遗民在耕耘和守护着它,就像老屋中的老人。

可是,我们终归是要回到森林中去的,我坚信这一点。梭罗说,荒野中蕴藏着拯救人类的希望。孔子说,礼失而求诸野。

人类对天空、荒野和自然的遗忘已经很久了,甚至感觉不到远方森林的生机勃勃。那里藏着生命的奥秘和命运的答案,人只是生命的一种形式之一,更多的生命还没有像人类那样从森林中走出来,它们成了最后的坚守者。森林是一块活化石。

我想写下几近于传说中的森林和人群,通过他们的活动(生与死),模拟那片森林的历史与现实。对于森林的庞大、伟岸和丰腴,任何森林之外的描写和场景都是渺小的。通过森林,我们可以将对世界认识的边界推向远方。远方的河流,远方的群山,在森林中行走和生活的,有血有肉的人,认识他们,将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城市美丽整洁外表下的恶质,人的扭曲、异化甚至恶化。一个嘈杂、忙碌、拥挤、炎热、单调和互相算计的,在狂热中颓废的世界不值一谈。而无声的森林却静静地保存着我们无法磨灭的乡愁,以自然的生态庇护着众多的生命与种子,成为仅存的、最圣洁的灵修之地,灵魂教堂。

一直以来,我对森林的热情转化成了归宿般的热爱和皈依,我的写作有一大半的语言投奔了深山老林的琐事,不厌其烦的描写没有丝毫的疲倦感和违和感,文字的充沛力量让我获得了新的写作引擎。丰富的、抵达角落里的书写,首先得益于我的森林知识,还有我狂暴的猎奇心理,它操控了我的语言和思维系统,让我最好的文字被森林所俘获,成为我的常态表达。我真实地生活在自然里,不装不媚,不惊不乍。我在自然中观察、说话和行动,使我获得了久违的童贞与欢喜,这也许就是返老还童吧。

我一个心眼地爱着深山、森林,不管世事如何变化,文学如何没落,商业如何崛起,他人如何操作,我在文学的森林和现实的森林中徜徉,这双重的快乐没有多少人能够拥有。我牢记蕾切尔·卡森的话:那些感受大地之美的人,能从中获得生命的力量,直至一生。

让我们一起思考森林对于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吧。那些在大自然腹地生活的人,那些保存着民族传说、唱本、神话、历史记忆和想象力的人们,他们顽强地紧守着人的价值,与大自然的风霜雨雪作艰难困苦斗争,那种英雄主义的简陋生存,托起了森林和大山的气象。文学的伟大在于它与大自然的融合对话,让我们从中淬炼出人类与自然相濡以沫、风雨同行的信念与虔诚。生长了一万种蘑菇和花朵、一万种动物骨骼和眼睛的森林,也会生长出人类最强健的英雄基因,连一只蚂蚁、一片落叶也是出类拔萃的。

### 好看小说

□李怡楠

托卡尔丘克是一个善讲故事的作家,她笔下的故事娓娓道来,读之如沐春风,读者常常不由自主地叹服于作家驰骋的想象力、大开的脑洞。每当读罢掩卷,除了继续击节赞叹,更会引人深思,被作家对大千世界、宇宙万物和渺小人类满溢柔情又不失敏锐的关怀所打动。

托卡尔丘克截至目前最新的一部作品《怪诞故事集》更将读罢猝然而至的惊悚带给读者。作者通过情节出乎意料、结局令人咂舌的十部短篇小说,从不同角度审视现实生活,以博大开阔的视野引发读者陷入沉思,深刻直面各种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,如同打开了一扇通往奇妙世界的惊讶之门。作者在试着用这部作品证明,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,现实总是在超越我们的认识能力,无穷的未知让我们孜孜以求,也令我们惊出一身冷汗。



《怪诞故事集》  
[波兰]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 著  
李怡楠 译  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托卡尔丘克的创作,充满了对神秘和未知的勇敢探索。开篇故事《旅客》着力探讨人与未知世界的关系,故事主人公对恐惧的童年记忆与成年后的无所畏惧反复交锋,却无法找到对这种神秘关系的解释。作者给出的答案开放而模糊:“你所看到的人,并不会因你看到而存在,他存在着,是因为他在看着你。”《接缝》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。年老的B先生在妻子去世之后发现了一系列古怪现象,本该横在脚头的袜子接缝变成了竖直一条,本该是蓝色、黑色的圆珠笔写出了棕色的文字,本该是方形的邮票写成了圆形……完全迷失的B先生开始思考,世界怎

## 碎片中的宏大想象

会变化得如此之快,快到我们根本无法掌握。当一个人失去了对已知的、拥有安全感的事物的掌控时,他似乎就开始渐渐地失去了心理上的平衡。时间无情地流逝,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病痛与衰弱。需要思考的是,当我们跨过了“衰老”线的时候,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?这种反思,也许苦涩,也许恐怖,但也很客观并充满现实意义。

小说中各个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了不同的时空。《绿孩子》将我们带回瑞典大洪水时代的沃伦,《万圣山》的故事发生在现代社会的瑞士,《心脏》的主人公踏上了遥远的亚洲大陆,《罐头》中的“他”则留在一座普通的波兰民宅之中。这几篇小说的情节堪称诡异、离奇,结局令人无从猜度,可谓托卡尔丘克神秘主义创作的集中展现。“他”的母亲死了,留下了形形色色的罐头,有美味的“斯塔霞夫人腌黄瓜”,也有令人作呕的“西红柿泡海绵”。“他”一边享用着母亲留下的口粮,一边回忆着自己无所作为的一生带给母亲的拖累。最后,一瓶“魔菇”罐头令他一命呜呼,这究竟是母亲对他的报复,还是命运无情的捉弄?

初读《怪诞故事集》,读者往往觉得这十篇小说之间毫无关联,碎片化的叙事着实令人摸不着头脑,故事情节甚至有些“无厘头”。然而,托卡尔丘克值得每个读者细读,不同读者在不同时空下的阅读会产生层次丰富的阅读体验。这些奇异故事,汇集独特观点,审视周遭现实。透过这些神秘故事,读者也能体会到作者本人对宏大世界的认识在不断演进。托卡尔丘克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当今时代的特征:过往权威势衰,乱象丛生,新现象的数量和发展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在这样一个匆忙的世界之中,个体的寂寞,怪诞又异常真实。

托卡尔丘克在《怪诞故事集》中对构建新词的大胆试验、对宗教精神的深刻隐喻、对未来世界的宏大勾勒和对人类生存空间的犀利质疑,以一种难以复制的、充满文学兴味的惊悚幽默片的形式,呈现在读者眼中,引导我们去思考和探索托氏所创造的那个陌生、新奇而又不可预见的本体怪诞世界。

### 第三只眼

## 记住乡愁

□常纪栋

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,大量自然村落面临消失或即将消失的问题。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,也是农耕大省,拥有大量自然村落。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时山东省有10万多个自然村,2014年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时减少到7万个左右。为保护、弘扬山东省地名文化,留住乡愁记忆,我们决定编纂出版《山东省自然村名录》丛书。

我们在编纂的过程中发现这些村落大多始建于明清时期,有的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,部分村落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。这些村落深厚的家族历史、祖训族约、民间风俗,延续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底蕴和根源流脉。悠久的中国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在古镇上共生共存,包容互鉴,其中也涵盖了与此相关联的,包括开拓进取、精益求精、诚实守信、互利共赢等在内的商业操守和文化内涵,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和乡土情怀,也更加丰富了中国人独特的内在精神世界以及对外的形象展示。

笔者曾于2019年12月造访周村。亲眼见到那里古迹众多,街区纵横,店铺林立,建筑风格迥异,我为家乡能保存这样完整的历史

悠久的建筑群而感到自豪和骄傲。但令我收获最多的是当地所留下的商业精神与儒家文化,虽历经岁月沧桑、世代更迭,仍然水乳交融滋养着这方水土。

从瑞蚨祥的创始人孟洛川留下的“财自道生、利缘义取、大商无算、至诚至上”,让我知道真正的大商懂得取舍、知道给予、明辨是非。一个真正的大商要有博大的胸怀,懂得做人的道理,不会为了利益,不择手段,一味索取。他要有给人欢喜、给人信心、给人力量、给人赞叹的视野格局。

当地还有很多名人对周村的商业发展做出许多贡献。今日无税碑就是为了纪念明末清初的李化熙所立,纪念他当年为当地发展经济所做的贡献。曾在朝为官的李化熙回乡后亲自出马,利用自己的威望,整治周村市场秩序,打击地痞流氓和贪官污吏的欺行霸市,还多次去找山东督抚,免去了周村1500项的所谓荒地粮,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。他还自己负担了周村市场的全部市税,宣布周村为免税城市,周村有名的“今日无税”碑即指此事。全国各地的商人纷纷前来,一时大街上商号达数百家,丝市街、绸市街、银市、棉花市等主要街道商贸活动十分繁荣,周村商民对他感恩戴德。他去世后,周村商民为他重建了规模很大的祠堂,确定每年九月初九为全市商民公祭李大司寇的日子,届时唱三天大戏,并挂出李化熙的画像,供人瞻拜,成为周村一个隆重的节日。

通过收录这些自然村落信息,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鲜活的历史故事,更重要的是精神的传承。“历史终将远去,精神仍可传承!”记录下那些渐渐远去的故事,让自然村落的历史留在字里行间,为乡外游子寻根问祖、纾解乡愁树起回家的路标。



《山东省自然村名录》丛书  
曹青 郭晓琳 主编  
山东人民出版社